

雪域高原，有一位快乐的“爬山匠”

贺迎春

2016年11月28日19:03 来源：人民网-科技频道



脚印和背影（照片由唐菊兴提供）

“今天快走8.7km，坚持下去！” “只知耕耘，莫问收获，坚持下去！” “苦乐相宜，坚持下去！”

.....

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唐菊兴的网络个人空间里，“坚持下去”是最近五年来说得最多的四个字。

他的学生一开始不明白老师为何总发这个，后来明白了：“今年跑‘区调’（区域地质调查）最艰苦的时候，我脑海中总念起它，真棒！”

唐菊兴说，爬过一座山，以为到山顶了，结果到山顶一看，还要先下山到沟底，才能爬第二座山，苦中作乐吧！他把自己称作“快乐爬山匠”。这山，一爬就是21年。

年已半百的他，白发渐生，遂以王国维所提的三种境界自勉。

爬山找矿：独上高原 望断天涯路

1995年，刚过而立之年的唐菊兴与雪域高原结缘。他从成都出发，整整坐了七天公共汽车，才到达西藏，从此扎根高原，从事野外一线矿产勘查与研究工作，并在雄村、甲玛、铁格隆南、尕尔穷等矿产勘探项目中取得铜多金属找矿重大突破。

唐菊兴的工作区域大多都在4500米以上的高海拔山区，他每年的野外工作时间从来都不低于60天，最长的一次竟连续在工作区待了200多天。

找矿需要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，上山的时候背吃的、设备，下山的时候背标本、石头，30多公斤。很多时候一天要爬14个小时，人在氧气稀薄的高海拔地区走路都难，何况还要长时间负重爬山呢。

“天路”不好走。1998年7月，唐菊兴与西藏地勘局地质六队的罗布次仁在野外勘探，两个人睡在一个很小的旅行帐篷里，晚上雨下个不停，帐篷漏雨，被子和

衣服都打湿了，鞋子也湿了，他们就用雨披盖在被子上遮雨。第一天，他跟自己说，将就一晚吧，“但将就将就，就到了工作结束。”

不过，唐菊兴却因此喜欢上了西藏的雨，养成了在夜雨中能很快睡着的“怪癖”。随着雨，带着梦，他的思想铺满了冈底斯的草甸，向雅鲁藏布江流去……

走在山沟里的时候，唐菊兴很担心哪条小沟钻出一只狗熊，他心想万一有只狗熊出来，铁锤能否抵挡得了，如何挥动手中的铁锤，是从上向下击打狗熊，还是从左向右击打，心中充满了矛盾与恐惧。

有段时间野外勘探时，几乎每天都在陷车、拉车，要过很宽的河，过不了的时候唐菊兴就跳下车，扎起衣袖和裤脚，站在刺骨的冷水里推车。从拉萨到改则，有500公里的烂路，如果很顺利，性能良好的车辆需要8至9个小时，一般的车子需要10到12小时，“哪怕最好的丰田V8，在这样的烂路上也是哼哼唧唧，弄得灰头土脸，苦不堪言。”唐菊兴说。

“更糟糕的是野外宿营后遇到洪水。”唐菊兴说，野外调查时他们一般会在山脚或河边相对高一点的地方选择宿营地，洪水一来营地往往就会成为孤岛，退水时间稍长一点他们就成了断粮之人。“这时候我们就只能做鱼钩钓鱼为生。”

高原上有时也会有大自然的小情趣：走在似戈壁的沙滩平台上，猎猎的风嘶嘶地鸣着；草鼠们欢快的叫着，警惕的抬头盯着他这个陌生人，然后，钻进洞里，又出来，又盯着他，又一扭头钻进洞里。

面对这样的环境，唐菊兴并没有失去希望，他说，失去了希望，就失去了梦想，要实现梦想，再苦再累也要紧抱我们的希望。所以每当脑子里泛起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安迪说的“Hope is a good thing”台词时，他总是热泪盈眶。

他说，地质工作就是要吃得苦，爬得山，只有自己亲力亲为当好一个合格爬山匠，掌握第一手资料，才能有发言权，有创新的可能。“只要在路上，只要在爬山，总是有希望，坚持下去！”

科学求索：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

青藏高原作为“世界屋脊”，因其难以被认知、难以被征服而被称为“科学的高地”。

可是大自然是慷慨的，只要真诚地对待它，就会给人丰厚的回馈。到目前为止，唐菊兴作为第一负责人探明新增的铜资源达900万吨，钼69万吨，铅锌105万吨……另外，他的团队还给企业提供技术支持，发现的矿产储量约2000多万吨。

在青藏高原，能否突破前人成矿理论的认识，发现岛弧型斑岩铜金矿，发现斑岩成矿系统的浅成低温热液铜（金）矿床，发现世界级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床，找到更多优质矿产资源，是唐菊兴的心结。经过长期勘探、思考，他在冈底斯、班-怒成矿带成矿规律、成矿作用和重要矿床类型提出创新认识，对指导区域找矿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“第一次技术支撑企业找到班-怒成矿带最大的斑岩

铜金矿，犹如一只刚刚成熟的美洲豹在猎杀第一只黑斑羚时的兴奋。”唐菊兴激动地说。他对科学探索有一种近似颠狂的痴迷，同时他还脚踏大地，有一种超于常人的严谨与务实。

西藏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刘鸿飞表示，很多科研工作者，平时写论文可以，但是要实际操作能力很差，比如去钻孔，要具体打到哪个位置的时候，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。而唐菊兴和他的团队，长期坚持在矿区，对钻孔这类活很在行，利用他们所学的知识，给生产单位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。

“有些地质工作者在勘测时，遇到很高的山沟，就来个‘飞点’（人没有到位置上，就记录这个位置的地质现象），然后在图上标一下了事，但是唐老师要求把每个位置都去到。”罗布次仁说。

在做比例为1：2000的矿区地质填图时，100米一条线，20米一个点，要把点上的地质现象全部描述下来。山高路远，都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的，山山水水全部爬遍了，没有漏掉一个地方。唐菊兴认为，把最基础的地质特征掌握了，最后才能取得突破。

他从实践中总结规律，形成了著名的“唐氏科研模式”。这一模式的最大特点，就是在大的成矿背景下深入研究点上已知矿床，再将点上深入研究的成果上升到面上形成理论，然后再由面上指导点上矿床的进一步突破。

唐菊兴培养了一批高原“雄鹰”，他的学生现在很多都能独挡一面了。他对待学生很严格，几乎所有学生

都把自己比喻成高压锅，就是必须要有很强大的抗压能力，“这个事情说今天晚上做出来，一定不会拖到明天早上”。

“每次见面都是风风火火，看他走路的时候都低着头，好像在想着什么事。”勘探合作方之一、华钰矿业公司开发部经理许剑说。

今年5月16日，唐菊兴在日志里写道，“这两周完成13项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的评审，3篇硕士论文、3篇博士论文的评审，完成甲玛、雄村项目的评奖申请前期工作，完成2次野外调研。工作量满满。正能量满满。”

品味苦与乐：蓦然回首 无限风光在险峰

2008年年底，唐菊兴写道，“人生就是一道坎一道坎的过。”

2010年岁末，他这样写出了内心的迷茫，“希望2011走对路，但我怎么老是走错路，能给我一条路吗？”

品位人间苦与乐，唐菊兴一直走在修行的路上。

他内心震撼于藏民对信仰的虔诚，三步一叩首，五体投地让他肃然起敬。他每每问自己，“我们这些自称受过良好教育的凡人，能否为自己的未来‘下跪’呢？为自己的所爱‘下跪’呢？”

“爬山”的间隙，几个爬山匠聚在小餐馆，随便点几个诸如“竹虫、蜂蛹、蚂蚱、牛杂汤”的菜，大家很欢喜地吃着，嘴巴里嚼碎的虫子，发出一声声清脆的声

音。唐菊兴感叹，“真是好吃呵！原来的不快和失望已经看不出来了，山上有没有矿并不重要，心中有矿就好。”

苦中作乐，正是因为对于工作和责任的“信仰”，支撑着唐菊兴“坚持下去”。早上出去发现很多科学问题，晚上带着这些科学问题回来，对于他这样的“地质人”来说是最幸福的，也是动力所在。“找到了大矿之后，和你自己生了小孩之后一样的感觉。”唐菊兴说。



他也有深深的遗憾和愧疚。因为工作原因，他没有在父亲去世前见到最后一面，等到赶回老家，老人已经去世。按照浙江老家的习俗，老人家去世后，儿子要为他理最后一次发，刮最后一次胡子，当唐菊兴抱着父

亲的头，由哥哥为父亲理发和刮胡子的时候，泪水模糊了视线和思维。“父亲坚硬的、杂乱的头发，翘起的白胡子，是在发泄着对儿子的不满，是在倾诉对儿子的思念，但我不能放声地大哭，只能默默地抽泣。”

“压力大了，重任在肩，必须要有人担当。父亲的白发、白胡子传承给我，需要我去承受。”唐菊兴说。他喜欢各种各样的音乐。“在大山里面听听音乐，所有的崩溃都会抛弃掉。”

“无限风光在险峰，我们既然选择了要当地质学家、勘探学家，就要坚定不移的当好爬山匠，只有做好了匠人，才能成为大师。”说完，唐菊兴又要背行囊，

出发！

[【1】](#) [【2】](#) [【3】](#) [【4】](#) [【5】](#) [【6】](#) [【7】](#) [【8】](#) [【9】](#)

[下一页](#)

(责编：贺迎春、熊旭)



人民日报客户端下载



手机人民网

相关专题

人民网科技频道记者报道集

推荐阅读

中国人也能去太空旅游啦！长征火箭表示将提供相关服务

“我们计划在2020年前后，利用百吨级亚轨道飞行器，向大众提供可乘坐6-20人，最高80-140km亚轨道太空旅游观光、短时间失重飞行体验、按需定制的独特机动飞行等。”未来更可实现全球快速点对点洲际航班到达、长期空间商业飞行。【[详细](#)】

“长征五号”为什么重要？有你不知道的神秘意义！

“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，中国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。”“长征五号不仅仅是一个型号。”“长征五号代表了我国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。”“中国航天在今后半个世纪内都要靠‘长五’奠基。”“长五敲开航天强国俱乐部之门”……【[详细](#)】
